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校徽安塔院庠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63

序

夫自羲皇畫卦倉頡造書天地始開文字自文字開而
後有三教是三教文字之祖出於一原尚已迨其後三

教分而遂各為一教之文字要其立言之旨總以盡性
致命為歸用開人心明覺闡大道宗源以垂訓天下初
無異同降而異端紛起附會之徒各分門戶互相犄角
彼此詆非是使三教文字本以正天下天下反因之以
擾此不特如來皺眉孔老亦為蹙額獨自性命之說不

金剛經王釋字

能相岐故三教書典往往文字相異立說自同此如來
金剛一經直通於孔孟高於老聃蓋以是經之義大要
以覺性爲旨一切求通覺性之論似淺而深似虛而實
其說原於天命合於性善而明於道德五千言故能使
上知下愚無不開悟發蒙明心見性此經之所以爲諸
經祖也但其間六塵四相福德布施之說始終問答不
出於是總見覺性因由不從後起而借以啟人之迷引
人入道若其功之至要則不外降伏一言其反於自然

尤着力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故說是經者不可以虛
無寂滅之論誣我如來正旨也辛丑二月望後道人適
訪遊匡廬子真行者亦復來遊江右遇我於竹林精舍
相與言世外事了無剩義而子真力欲於塵寰中作度
人想道人因與偕至尉山尉山子真舊遊地也其地山
環水滌實可棲隱道人喜而留之中有三三弟子頗好
精進子真向與二三子有宿緣遂以金剛一經欲我解
釋道人始難之既而見其有誠可終始竟事者因請於

全圖系言乘月
如來得慈悲旨開壇設講凡四十日告成諸弟子復請
道人爲之序道人因念此經解者什伯大半多屬宗門
語錄釋氏公案不得如來說經之要故特以經中字義
就字叅義總以歸於正覺不使見者聞者稍存疑闕雖
於釋氏之論微有不同然開如來之真面目以發如來
之真妙諦則不出乎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而已要
之釋教真空原於實理未有其理不實而泛泛言空者
夫如來之言真空無相原以覺性本無虛靈無相可著

而後之解者舍其正旨掇其粗跡一切經中六塵四相
福德布施敷衍成篇便同癡人說夢何益於覺性所以
道人之解獨重三藐三菩提一語也蓋是語實一經之
綱領而合三教之源流得其旨趣則諸經之說與三教
之道一以貫通初未嘗有疑玄難信者爲後世藉口但
凡人耳提口授尙多所疑況憑一乩之言何以爲據惟
是不作誕語不設浮辭止有盡性致命之理曉暢明白
庶乎不罪於如來而亦可使從事孔老者皆以道人爲

非欺世之言耳後有作者能以道人之意刊而布之此
解亦可當寰中一鑑也

時

辛丑四月望前五日雲峰道人乩書



叙

夫人之與僊相隔於形而相合以神其所得合者非偶
然也必合之也有因故能相聚而成功焉我嘗論僊踪
於世若卽若離譬如風之有聲觸物成響不可執聲以
爲風又不可謂聲之非風也然以爲無形而有聲者事
近於誕則凡乩書之言皆涉於虛渺而難稽故周穆漢
武金好神僊之術乃始而信旣而疑終而盡返平生之
所爲則神僊之不足據見於經傳者亦大明矣我敢自

托於神僊憑一乩以惑天下乎然我則有說焉夫憑一乩而言不可知之言述無可考之事者幻也若天壤間有書典而神僊能讀之書典中有與義而神僊能釋之幻乎非幻乎此我不敢自居於神僊而好爲不可稽之言也獨以如來金剛一經叅演成帙者不但爲諸弟子言直以剖天下後世之疑而共證此解蓋是解也我得之於雲峰大師而雲峰大師又得之於天竺國土親受如來之教始得傳於乩書我何嘗有叅解之功哉但不

得不竊附於叅解之末者良以叅解之法有三難耳一難在於解直而未得深也二難在於言簡而未得詳也三難在於綱棄一切宗門語錄釋氏公案而未得動時俗之耳目也試以經中摘要言之卽如祇園恒河須彌等名舊本俱有圖樣確指里數而今皆刪矣如阿修羅歌利王轉輪王俱有名號出處今亦盡刪矣如三菩提則從舊解正覺三昧直以昧字對覺字矣四果菩薩舊解須陀洹等皆屬名號今卽作入流一往來解矣涅槃

全圖經言釋錄
五
作彼听解佛土作良土解皆異於別解矣先世及過去
未來現在向作夙世今生解今已顯然照字義解矣種
種名色可傳而不可考者無不刪煩就約或經文只一
言而叅解必晰或經文有彙言而大略點過此皆說是
經之摘要處也所以雲峰大師獨於世所未盡解者明
白通曉言之則我之得叅此經其中不過什之二三然
我又有說焉此經之得釋幸遇大師於匡廬亦幸遇諸
弟子於新邑乃得共襄厥功夫雲峰大師之來原以諸

弟子之堅誠所致但我於諸弟子言之皆產於雲間客
於江右向與我世有夙緣得復合遇斯土遂發是願迎
大師至新邑開壇設講閱四十日告成其始則辛丑二
月十九日其終則四月初九日也夫以四十日之中大
師之與諸弟子僊凡雖隔而神氣自通所以不覺其成
之速而我與諸弟子皆獲證如來之妙旨得附大師之
後以傳其名諸弟子亦不無有補焉嗟乎天人非遙僊
凡豈迴能以覺性自存便可作合於今日則今日之得

書是經於此以布刊於世者不為非無因矣諸弟子惟相勗而奉持解說之不使天下後世以神僊為誕妄亦庶幾共見如來真面目也時

辛丑孟夏四月既望谷口子真訖書於尉山故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雲峰大師訖釋

谷口子真訖訂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

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金剛經言釋

一

子真說 金剛一經是如來說真空無相之旨首言如是終說如如不動而後相應 雲峰說 如則是不如則不是如如則并無所是不可竟作開講語如是則我得而聞之不如是則雖有說法不可得爲我聞矣一時佛在者見佛之在此一時欲聞法而不見佛在則此心未堅今佛已在而我所聞不已離乎此二句是記者欲以所聞所見證如來現身說法意子真說 舍衛國在西域天竺之東時佛偶到其國而非常住祇樹祇陀太子所種因以爲名是文家寫景意給孤獨園者乃昔迦尼給散孤獨之處時佛在其園中與比丘衆同居比丘弟子之稱比丘言大者以其通達道理猶高座弟子也時有千二百五十人同住於此 雲峰說 此一偈言佛在此地而從之者衆見其信而從之也與之俱則必與之聞矣三句

是說佛之能化諸弟子處 子真說 爾時世尊非佛之外另有世尊以聖人之稱謂佛以人之尊佛而謂世尊摠一佛也着衣着禩衣有云柔和之衣持鉢是持優龍鉢有云天王所獻之鉢入此舍衛國城中而乞食者未說法前先以乞食而動諸衆之見聞也次第乞已便是無住相圖畫不必論其多寡有無乞過則已並不留一毫未已之想還至還到給孤獨園中也於無住相中而仍有一住處故曰木也飯食訖而收衣鉢便完一偈乞食供案洗足已不過清淨意 雲峰說 飯食訖三句可作一串說 子真說 敷座者獨設高座於千二百五十人之上時已坐而世尊將欲說法也 雲峰說 乞食而已完洗足而已過便是佛之得心處故敷座而絕無倚着人常靜坐一刻萬緣皆起非是不足便求有餘則躍然而起世尊於此已忘卻乞食事是無我相張本矣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子眞說長老卽千二百五十人中之有德行者須菩提有三名一曰空生一曰善現一曰須菩提此其得證果之號也在大衆中卽從座起者時世尊先已敷座而大衆亦已皆坐獨須菩提從坐間而起立其時所衣則偏袒而掛之右肩是西域衣製皆如此不是須菩提獨穿此衣也右膝着地則今之跪禮也言右不言左者是文字中減省法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只是敬求世尊說法意希有二字是須菩提稱讚說言之世尊是當世希有者而獨尊於世也雲峰說如來卽是佛卽是世尊如來二字有二義以其靜而言之則若止水以其感而言之則如流泉當其來時萬感不動當其流時百念不滯故曰如來也如來二字尚有與義舊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但言如來之字義耳夫來者必有所自而來惟適如其來者其來也不藉乎法相法相者來以後之事未來之前無有法相只有一如蓋如者覺性之源也故當其

源之未發則如合於性當其既發則如覺於心此如
字之不可以虛解也如來者如則可來則不如者不
得來矣如來則未及如者亦不能即來矣合而言之
何在不非如則何在不適如其所如以來乎此又進於
寂然不動二句之解前言近於喻今仍以本文文字義
釋之摠以如字合到覺性說則無不如矣子真說
善護念諸菩薩諸菩薩即千二百五十人菩薩是
通稱善護者言如來能以善念保護諸菩薩念者即
如來之念善付囑者即足上句意如來能保護眷念
諸菩薩則必能以此法付委而囑托之矣此段是須
善提冀望如來說法語頭子真說世尊二字是
須善提呼佛名而求說法也凡後世尊二字俱是須
善提尊稱如來者男子女人在千二百五十人之外
言有善念之男子女人同集於此而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也雲峰說發者猶生發之法阿字
是語助辭耨多羅三字譯作無上二字講三藐二字

譯作正等二字講三菩提譯作正覺二字講蓋人有
此心而溺於情欲則不能發生譬如萌芽方茁而爲
物所掩則欲茁而不得茁矣故下一發字發者順其
所生也何謂無上無有一物更可以加其上也正等
者言此無上之心自如來及諸菩薩以迄衆生在在
平等俱得此無上之正覺正覺者此心不偏不倚如
日懸中表影方正上下四方無不徧照無有不覺故
謂正覺此從最初一點靈光不滓物欲而無論上中
下三乘個個皆具此覺心上正字作証字解下正字
作中正字解合而言之總謂諸菩薩今日聽如來之
法者皆能發生此無可加上共正之正覺心者特未
知所以住所以降伏耳釋氏言此句猶儒家言慎獨
也獨則無對此是無上註脚凡事有對如先後之類
是也說一無上便無配耦正事是從無始以來言猶
儒家性善之說也儒家單說人如來兼說九種此是
度盡一切衆生之意但人人有是明覺至上之心而

不知所以修之之法者何故蓋緣善念方起邪念踵
生故不得覺卽覺之而不得至上之心也今問世尊
此等男子女人既具善念云何應住云何者如何意
也應住者凡人起此善念何以使之堅牢不去而常
住於心也 雲峰又說 應住不是強執定之而使
之住只要於發念時見得真確便不走脫云何降伏
其心者此心非另有一心也善心方解邪心卽隨故
須於邪心續起之時以大覺力降伏之耳降伏者如
制毒龍如伏猛虎如禦強寇少不能降反爲所制卽
降之而復萌其熾愈甚矣降而伏之不是強伏所住
者常則所伏者潛消而默化此二句是求世尊一入
門路徑 雲峰再說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二
句一串看不是應如是住又如是去降伏所當住者
住之則所不當住者自然伏之矣只因人於不應住
處住脚便多一番不自在心那住得久住不久時又
去則所以制我者皆跳躍而至矣 子真說 佛言

善哉善哉者讚其問之甚善也故呼其名曰須菩提
正是儒家呼門人名一般意如汝所說說字卽是下
二句添如來二字者見得善保護眷念諸菩薩而付
委囑托之正是佛之本意所謂因其問而發之也亦
是迎機啓悟法言世尊說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無
上第一等共證明覺之心便應如是住如是降伏也
如是意是如來說人有所住之地而不能住則不能
降伏其心矣故應於所住之地無有過無有不及恰
好到此住位故佛言如是住猶儒家言知所止也止
其所當止卽是如是住註脚也人患在不知住便將
此心付之烏有何以降伏故凡愚之心蠢而不靈中
人之心觸而始動聖賢之心靜而能通者其分別區
畫只在一住時相違耳何以故能住者適如其住而
止不能住者有過心便落魔障有不及心卽墮惡道
入若於此得適中法則一切魔障惡道盡行銷歸住
處而何有不降伏者乎唯然是應而信之之辭故稱

世尊願傾心樂聞如是住二句之旨也聞言欲聞是須菩提見解欲進未進關頭故下卽以正宗指示汝今諦聽不是竟說審視言汝今當以其微妙之旨審而聽之則爲汝說者皆有真諦也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子真說 爾時佛聞須菩提之請說而告之此一偈文字是說入門大頭腦也須菩提三字是呼其名而

告之不連下諸菩薩摩訶薩在內摩訶二字是大者之稱於諸菩薩中而又爲大菩薩也言此大菩薩亦不過從此入門入門之法只是一個降伏其心前此言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專言下句者正以勇猛精進之法告也人心最難降伏惟能以勇猛力量及精進神思得步入步便是降伏功夫故應如是也但生類不一且概舉而言之所以有一切衆生之類此句是冒該下文九種而言數若字是一一指點處非無想句不下若字已到實地位矣卵胎濕化單指物言不涉人類若有色下單指人言不涉物類言卵胎溼化四種之生各自不同而總一生也有色色字不專指情欲言人有此身卽有此色故謂之色相有色則聲香味觸法皆爲色動而卽爲色迷此有字仍對有色相者言若無色非專言無色也空諸相則着不得色而色自無矣有想想字不專指私稱言凡人有心想有想故謂之思想視聽言動從思想而出想之

正則視聽言動皆正想之邪則皆邪惟其有想便有邪正二端故此想字仍從正邊說若無想則邪正之念陶融入化而想歸於無矣若非有想則想雖有而想已入微不見有想之迹故有想而非有也非無想句即從上句連絡無想已不落想矣非無想并不落無想蓋緣想入無上則心性明覺無可更着想處何有於無想若此想真落空處則前此從想而得者反墮落矣所以此句竟將以無量無邊作非字解也雲峰說我字是佛自稱皆字指上九種說今字是佛以覺性而通於九種之覺性故能令之也入字最有功夫不可作出彼入此看直是令一切眾生造入法門而佛以無刺義之法使之盡覺涅槃二字解者多誤有以涅槃爲死者釋氏之誤也有以如來另有涅槃經者再誤也夫涅槃者是如來之真性明覺自有天地到今無分今古此真性常存不失所以如來以三世轉身法界如去復來愈到愈熟永無迷路故

若

得以其真性與天地終始永無斷續謂之涅槃無餘涅槃者言此涅槃毫無剩義尙待補塞所以將此真性普度一切眾生也言滅度者不是生滅之滅是言如來度人全無形跡潛移默化使之盡行化度也子真說涅槃竟作到彼岸看是否雲峯說是但不說得明白竟云到彼岸從何處作津梁故須以前之降伏二字下一杖子如無餘則不消降伏矣若論到無餘地位則涅槃仍是無餘有餘非涅槃矣求其無餘則亦非涅槃矣四字相連而解何有不明乎子真說滅度之功夫有心否雲峯說有心滅度便有度不得處功夫不在滅度時而在降伏其心時如來惟不待降伏便能令眾生無不化度矣九種既分人物便有靈蠢如來如何令皆滅度惟不分靈蠢而皆滅度所以謂無餘涅槃也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

菩薩

子真說 上文言佛滅度衆生而如來以爲衆生皆有佛性皆可作佛則是此等無可限量無可指數無有邊際一切衆生俱是可以化度不以我之化度而滅盡果故謂實無衆生得滅度也 雲峯說 實無句是言如來以無餘涅槃滅度衆生到衆生滅度之後使九種衆生俱已入化則是衆生已無如來滅度之形跡故謂之實無有得辟如魚在水而忌水與之俱化何得之有此句不是如來自讚能度衆生正言無量無數無邊在在可度實由衆生可造入無餘而非我之功也何以故三字申明實無有句之故如來以爲若菩薩欲滅度衆生而謂我之一身可以度之便先設一我相有我卽有人人我相形便有人相有

人相則前此九種衆生其中便分別靈蠢高下而存一衆生相矣有衆生相將欲以我之身永長於世而化度一切便生壽者相卽非菩薩地位中人矣所以如來度盡衆生而不留四相故謂之皆入無餘涅槃也 子真說 如此說有我相四句是一串矣何謂四相 雲峰說 我相卽是人相則雖有四相仍從我相而起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

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
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子真說 上文說無有四相而此問正發明無相之
旨是時須菩提從座起立而世尊使復坐於位次而
告之曰所謂四相者不可住着於心故菩薩應無所
住此問內有七住字上六住俱作執着意解末一住
字仍作止任意解於法法字即無四相之法也應無
所住者即下文色聲香味觸法是也六者謂之六塵
極意執着人我衆生壽者四相緣此六塵便不得空
諸所有故應無所住也無所住即以太度中布施一

節言之亦不可以執着行之不可行者何如色聲等
是色者形色聲者音聲香者馨香味者滋味觸者情
所感觸法者法所引導此六項於布施時尤易漸染
惟布施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想則亦無求福報想
矣故言菩薩無住相布施蓋因人於布施時每每着
相將謂我施於人人人可施而願世人同沾我澤而
又願我常常布施四相俱不空矣其故實由色聲等
而起就如見一人而思布施便動形色相聞一人而
欲布施便生音聲相布施之時馨香滋味必求全美
而又因求福德之心觸動欲使接引衆生同歸大法
便是六塵不淨此段不重布施世尊仍爲大眾說法
而借布施一事以發明無住相耳布施者布陳已之
所有而施之於人最着色相故世尊於六塵中單提
言之 子真又說 上言無住相布施其故何以此
句是申明上文意故言若菩薩不以四相六塵執着
而行於布施其於福德不可思議而度量 雲峰說

上文既說無住相此又說到福德不是如來以果報忻動衆生只緣衆生布施一念求福者多故以福德聳動之其實是對下乘者說非謂無住相註脚也摠之無住相中自有福德若求而得之便是有限何不可思量之有此二句上重下輕福德又在布施中說出 子真說 如來又言於意云何者是在布施中提於意中自去忖度一番說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指十方而言也有十方便有方嚮而此十方盡屬虛空則無有邊際不可思議度量矣故如來問其可思量而不須菩提直言不可思量也言菩薩無住相布施其於福德亦復如上所云十方虛空不可思量也此段正言不求福德而福德自至蓋以其無執着也故如來說凡菩薩但應如我所教不住於相而降伏其心則此心便有定嚮而得所住止矣 雲峯說 此句結無住相而并結降伏其心之旨如所教說得自然不由勉強故能斷絕塵根一空諸相乃能住止若

使諸相稍存心中有所更何住處 子真說 住在何處 雲峯說 住在空虛處 子真說 空虛處住得定否 雲峯說 空虛處住得久若涉六塵便刻刻欲遷矣何處是我安心處乎 子真說 布施一端不說到福德布施何用 雲峯說 若說到福德布施又何用 子真說 然則不布施者反有福德乎 雲峯說 布施有限福德無窮人若於布施前後打算一回反爲布施所拘而果報亦從此分限矣故此段深言淺解與後義不同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佛

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
來

子真說 此段是如來詰問須菩提以令之言下自
悟意摠發明上文無住相之旨亦是如來現身說法
處故言心中揣度何如可以現在說法之身說法
如來否此句正是進須菩提一層也時須菩提於當
下直認不也故稱世尊不可以今日說法之身相得
執着之以見如來而復自解其故凡一切所見之相
皆是虛空妄說無有實際故云見得一切之相非真
相卽知今日說法如來之身尙是幻相不可執此相
以爲見如來也此句明說人人有佛心而不可存佛
相佛心刻刻在念無相而相真佛相或留於世有相
而相假見得卽心卽佛不落障礙方爲無住相也時
佛又言此者正使須菩提認定非相是見如來之本

言不可又自疑惑也此段一問一答而明
答中又一結以終不可以身相見之義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
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
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
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
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
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
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卽爲着我人衆生壽者
若取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卽
着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
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尙應捨
何況非法

子真說 此段是須菩提於信後復設疑端以問蓋
以上言成佛之言下言成佛之事是時須菩提聞如
來說不可以身相見如來恐世人因此一言而并佛
言皆屬空虛故白佛言頗有一切衆生得聞應如是

住之言與無住於相之說及此經中之一章一句生
信心而奉持否乎此段問意單恐人不見佛相但聞
佛言而生解心故言莫作是生實信之說此中章句
不論世代遠近無有不信者卽使如來於五百歲之
前說此言而於五百歲之後如來此時僅有言在其
有持佛戒而修福德聞此章句實實能生信心正以
此言非空說而有實理也故是人得奉持其言當知
是人之善根已深不特於一二善人及三四五之善
人得此善根已於無可限量之善人至千萬善中會
着源頭得此種子根深蒂固故聞此章句乃至於無
住相一念中生清淨信心信其實而無疑者則是如來
之言雖世遠人湮而且信從況近代乎故又言如來
不分遠近人人實信是如來之心無有不知之而見
之者則悉知悉見之諸衆生應於清淨中得此無可
限量之福德矣 雲峰說 人人是如來心則無不
信人人信如來言則此心無不生清淨清淨心中便

金剛經講義
其無量福德正以此福德原不假求而得者故能得之無量也 子真說 悉知悉見則衆生卽是如來何分衆生 雲峰說 已知者如來也見而知之者衆生也能見而知便可造如來地位矣 子真說 何以故者是發明上得無量福德句也此下作三段看蓋言是清淨心之衆生不可一毫迷戀若心中先有一相而取之以爲我有卽爲着四相言爲字者四相本無而我自爲此相故下文不着爲字而此獨添言之此段應單講下二段應對講大意云若心中着相則四相齊至此爲不能空相者言下二段云若心中偏於有而認定法相取之卽着四相若偏於無而認定非法相取之則亦着四相正以如來之法不可偏有偏無是故不應取法爾徒托於章句不應取非法而竟落於斷滅正以是無住相之義皆不可以有無之心執着故也知其故則汝等今日聽法之比丘皆當知我所說之法不可倚靠正如渡人之筏方其

未渡人人欲登旣登而及岸卽捨之不用矣則信今日所說之法尙如此後而有可用不必用之時況於非法而可悞執之手 雲峯說 此三段第一段言心取相者相隨心生也第二段言取法相者相隨法起也第三段言取非法相者因欲去六塵而未得無住相之真旨竟墮空魔了無所得是以非法相而生相也但下文只說法相非法相句而不及心取相句則知心字是貫串三段之義求尙是足明上句豈不深一層從來講非法太粘應端重法尙應捨句以見如來於衆生言說章句生實信後又超出章句便得如來真面目矣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

金剛經古言
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
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
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
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子真說 此段是如來設疑端以啟悟須菩提意故
言汝今意中揣度如來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耶蓋謂如來已成證果而於無上正等正覺果有所
得否故如來有所憑藉而今爲之說法耶此一問要
見上文無住相而至於無法可說微矣但非法不可
取易明也法而應捨則後之求法者無有入門處故
設此以問耳須菩提卽答云如我解如來有所說法
之義其實無有定法名此無上正等之正覺亦無有

定法而爲今日如來可說之法也 雲峰說 法不
可定者不是千條萬緒多而難定只因人人有此正
覺便應直造無上一泥於法卽落窠臼而覺性反爲
法泥下句說無有定法而下一亦字是連上句說下
見得如來得之於已與喻之於人皆從性眞法濂濂
處發出並不有成法而爲說法也何以故者釋上無
有定法之故言如來說法皆不可以一定之法取故
不可以一定之法說所以如來之說法不可說是法
非是法也二句三非字一作是非解一作勿字解是
法則有實相勿字法則落空相非有非無法無不備
乃爲無爲法也故卽解云所以說非法非非法者何
以故蓋緣如來所說之法原從覺性中來不倚於法
者若有倚則必有所取取者因我之所無說彼之所
有以取之便知法在外而不在內不可取者非謂法
之不善而不可取如來所說之法俱從覺性說出則
凡假法以說者法雖善而皆不可取矣惟不可取則

亦不可說到此說不得是法亦說不得不是法矣非法者找明上無法可說句非非法者找明上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二句絕不支離則知一切之菩薩而稱爲賢如來之地位而稱爲聖皆不假造作強爲而實以無爲之法造成賢聖但其中先知後覺各自不同故以後覺者爲賢先知者爲聖而微有差等分別耳究之其原同出於無爲之法而未嘗有別子真說無爲法正照上文一念生淨信句淨則無爲不淨則紛紛錯起而爲之不勝矣雲峰說無爲不是一無所爲縱爲之到底仍返於無爲人若未嘗有爲先求無爲便是踏空而行何有實效人若既經爲過但特所爲則又雖實而走何有靈機所以法至無爲而幾幾於賢聖矣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

子真說 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三千者舉成數而言大千者又以三千之數言猶云三千箇三千此極言世界之多至於大千多之已極而又滿此世界無有脫空將此世界之七寶用以布施七寶者金銀

琉璃瑪瑙玻璃珊瑚明珠是也此七寶者世界中之
希珍用以布施其所得之福德多乎不多乎此一段
又借布施一端以啟其問而須菩提直言多者亦只
就布施言其多耳一問一答俱是設詞不作實有如
是布施以得福德也 雲峯說 如來卽言所得之
福德仍是性中固有不假布施而有增益何以故是
知來發明福德多之故故言福德本之於性何處計
其多少則知言多者猶着布施相見得布施如此之
多而得福德究竟返歸性分不着多相是故如來說
得福德之多耳 子真說 四句偈不單指四句言
故說一等字有經而後有偈故下乃至二字則知四
句偈前後皆偈矣受持二字各有解受者口受持者
心持能口受心持而復爲人解說此經中之義則其
所得之福更勝於布施之福何以故者解明其福勝
彼之故蓋以一切已成正果之諸佛及將成正果之
諸菩薩而會悟諸佛無上正覺之法皆從此經中解

出真義故呼須菩提言此卽佛法也而一有執着於
法便非法矣 雲峰說 此一問答只重受持爲人
解說二句上句自
修功下句及人功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
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
斯陀舍能作是念我得斯陀舍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
尊何以故斯陀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舍

金剛經講義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
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
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
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卽爲着我人衆生壽者

子眞說 上文言佛法無相而無相中其實有果但
相不可着果亦不可定故此段以四菩薩之四果言
之以見四果一果進一果而究竟以果名者猶是法
門之小乘其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四等

入道進修之人其名不同證果則一須陀洹是梵語
之稱卽譯作下入流二字下三段皆倣此如來言須
陀洹者能作是證果之念我得其果否乎而須菩提
答云不也蓋以此須陀洹者於六塵中脫出能生清
淨心故已入於賢聖之流而究之何所謂流便是入
焉俱化則不入於人我相而何有於色聲等故雖名
須陀洹而實無可名也此爲初果斯陀含者較之初
果則已進矣各一往來者曾於此中往來一番也凡
人於塵相有一往而不來者旣來而復往者此則曾
於其中一往來而絕無顧戀所以謂之一往來也則
名爲斯陀含而實無可名也此爲第二果阿那含者
較之第二果則又進矣而此阿那含於六塵四相一
一證空并無可名而特於此中通徹前後了無障礙
故不特不往直已不來覺得塵相已無有可來之迹
此爲第三果阿羅漢者較之第三果則更進矣而阿
羅漢實無有法相者蓋以阿羅漢見道而不著於道

也若其見道而有所着不過成其爲阿羅漢之道而已豈能脫此四相乎故離名爲阿羅漢而實無以名之此爲第四果凡此四果各就地位同證無上無非說不着一果而成此果耳 雲峰說 四果果字一義也因果證果各有分別因果者以前之所因而得今日之果證果者以今之所證而得當下之果也果字有二義一果決之果一果報之果此應以果決義解蓋以四菩薩俱從勇猛精進而堅修以得之者入流一往來諸名 正是證其果處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卽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

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雲峰說 上四果俱以無心而得果者無可名之故強名爲四果之人究竟實無所名也但上三種人言得果下阿羅漢言得道果與道其中淺深不同須知道字實高果一層故下不說果只說道耳 子眞說 無諍者無所諍也人心一念欲明理又一念欲驅欲兩念相爭便內自諍矣無諍則理欲消忘不起諍念是爲無諍三昧者梵語也譯之則爲入定 雲峰說 無諍者非諍於口諍於心也無諍在儒家則曰內自訟在如來則曰無諍人有過而自訟則過消人至於無過之可訟遂到無諍地位夫無諍則善念亦且消融從何而諍所以然者蓋因此中已至入定之會更無有所相持而寂然之中萬感不動故得一定

而無所擾也三昧甚難發明我當解字義以充其義
三昧二字世以爲三昧火者非也因以其名而釋氏
悞謂無明火後又悞以無明爲無名去三昧之解遠
矣夫三昧而解作入定者從無諍譯說也若云昧之
一字直以明昧昧字解之爲近蓋人不覺則昧若正
覺則不昧矣昧從心生則心爲昧所掩而往往多迷
故世稱昧爲迷昧正覺之心有慧燈古今常照一
切塵相更無有昧此昧字義之粗解也 雲峯又說
三昧云者凡經中三字俱作正字解而此言無諍
而得正定之心也以今所說昧義當云無諍之得得
之於正直從無昧處以歸於正覺也此亦從實義說
言三昧者未嘗以此解也恐釋氏以爲說之膚淺故
向未言其實今照正覺而銓三昧則亦不脫章旨要
之不能覺則昧或有覺有不覺則或昧或不昧至於
正其覺則亦正其昧矣何必紛紛多其說耶且看下
文中最爲第一句便知仍是無上之旨總以見正

其昧者是第一等人猶之正其覺者更無有可加上
意也 子真說 得無諍三昧得字照上得果得道
說來比前又深一層故說最爲第一最爲第一不但
是三昧中人又在於三昧中作第一等人是爲離欲
阿羅漢離欲者離此六塵四相而至於無諍便是與
欲相離非強遏以隔離之故說我若起意思說我是
離欲阿羅漢卽着離欲之想而執阿羅漢之道故又
說我若作是意思而謂我已得阿羅漢道如來卽不
說樂阿蘭那行者矣阿蘭那譯作無諍二字樂是好
樂意蓋謂此時若以離欲之想自存則佛於諸弟子
中不以我爲好樂無諍之行者自修行人看正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其離欲之心故謂之樂阿蘭那
行耳此段是須菩提自言以無心而得離
欲之果則上四果亦以無心而得愈明矣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
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
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
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

子真說 上言得果說一得字便着一得之相故此
如來又將已之所得而問須菩提以見得之心不留
也故言往日我在然燈佛所授記之時於法有所得
否乎然燈佛者卽今世所稱定光佛是也佛生時有
光於眼耳口鼻百孔中放出遍照十方如燈之明而
號然燈也是爲釋迦佛之師此一問是看須菩提認
真得字否而答云否者見得當時授記時實是如來
於本性中自得真悟仍不專靠師之授記而得故得

之而實實無所得耳此問單空一得字而佛又問菩
薩莊嚴佛土否乎莊嚴者心入於定而不着依倚也
佛土二字卽菩提心也言菩薩果以入定無倚而具
此菩提心否故答云實無此心也何以故佛說此莊
嚴原無此莊嚴之想故謂卽非莊嚴而特名之爲莊
嚴耳土字是就菩提心入定者言人於操心時存一
分執持意心便不定說到入定心無可持正所謂無
爲法也土卽土也土止而安是爲良土卽以此解其
義得矣 雲峯說 土字卽解土字義亦是實說蓋
人心能如良土之止則自然也定言心而曰土者猶
人之言心田心地寸苗等意也此心方寸之地而能
種出良苗便知方寸本是良田故謂佛土不去侵削
而加滋培何在非佛土也 雲峯又說 自須陀洹
起直說到菩薩層層駁入俱是須菩提善解處言四
果中人卽答以小乘之旨言阿羅漢卽答以無諍之
旨言佛卽答以無所得之旨言菩薩卽答以非莊嚴

金剛經講義
之旨隨問隨答而中間須菩提自說佛名之一段是
須菩提以身自證之意佛又說然燈佛一段是如來
以身證須菩提意針針相對絕不支
離當以此番問答爲兩人本地風光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
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
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子真說 上文得無所得而莊嚴之想俱無此心幾
於枯稿故此段說一生字以見諸想皆空而心從虛
中生出凡須菩提等應如是而生此清淨之心心至
於清淨則六塵俱斷而何有於色聲香味觸法以住

其心清淨心言生而六塵亦言生者二生字有別上
生字言心中一無掛礙而生此清淨心下生字因六
塵所染而心反爲其所生一正一反則出下句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句無所住不是懸空只爲形相消忘
心中毫無執着此心油然而生不曰心之生而曰生
其心者無所住中生之也 雲峯說 蓋心至虛而
不可有所所者情欲之所也心爲人之安宅而宅爲
情欲居之則不安矣住字猶居住一般因其有所住
而人之七情六欲皆足以沮拒其心此心便不能生
無所住者不是六塵之來強拒之而不使其住實實
心中原着不得些子仍無有可住者故於無所住處
而生其心也但此句一連誦下不可於無所住作頓
蓋不以無所住後而始生其心也不言心之生而曰
生其心者正以心本虛靈原有生生之理特爲情欲
所制生機漸消故入於一念不起時此心有油然而
生者非他心其心也人不能使之生而心自生之則

金剛總持卷
知其心者本然之心也夫心說到生時便覺有一番
勃勃意矣此一句之大旨也 雲峯又說 上言心
下言身者非反說到外也身字卽作心字看如來蓋
欲廣須菩提之心而復以須彌山王之身問之耳如
來設言有人身如此山之大而非真有此大身也須
彌西域山名爲衆山之長故曰山王其身如山王則
大之極矣而實無此大身之相若存此相大便有限
而佛亦不說之矣此段問答言無所得無有莊嚴而
至於心無所住則此心方爲廣大此又是如來開悟
須菩提一則也

如來於辛丑四月十五日降壇說法 雲峯譯解六旨
如來說 無所住而生其心全是心之覺處生之無所
住者心中盡是覺處不應住的走不得來躲閃便在
在皆明覺之生心靈光透出何生之非其心此是說
如是住精意可將如是住三字看出
如來又說 此句不看住究竟但看住由來究竟則應

無所住由來則生其心言人若住不住於在歇脚處
便能生出一番明覺心來 溥仁說卽雲峯名可以
此經問須菩提否

如來旨留阿難行者再發明此句經義

阿難尊者說 色聲香味觸法未有住處尙無其所
一經住着便已各占一所而不得卽行故其住之也
久而所住之地爲其紛擾遂不成其所矣無所住者
未嘗不有其所而不引之入住卽有色聲香味等項
俱是門外過客安得投足於不招之所耶故經文言
應無所住是應與不應俱從自心招攬自心推脫別
非他人可以承當直是其心自讓所住與色聲香味
等住而其心反退處於四絕之地從何得生惟無所
住而其心廓然澹然不留一物占其地位欲培卽培
欲植卽植譬如良田無莠所承雨露所滋灌溉皆是
扶生之會而何有不生者故上言兩生心此單言生
其心足知生處本是浩曠何嘗絕人於生特患生之

未久又從而絕之則此心將不得爲其心
其不敗壞於色聲香味等者亦幾希矣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
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
尙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
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
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

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子真說 上言山此言河俱是喻說此段甚言世界
之多如恒河沙故如來言之恒河西域河名卽在佛
說經之處故卽以喻言如河中之沙而以一粒之沙
算一恒河可爲多矣而須菩提謂如此恒河尙無可
算故如來告之說此喻非是謊言而實可信見得世
間善男子善女人以此河沙之數七寶布施於人其
福德之多亦猶是也然不若於此經中以四句偈受
持而爲他人說其福更多於布施之福德前說於此
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此說於此經中乃至四句
偈等有別前兼言經此單言偈見得以四句偈等與
人說其福亦是無限蓋布施必待七寶而得福此經
與偈則無論貧富窮達隨在可受持解說耳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
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
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子真說 復次與前徵別蓋與如來說法以來至此
幾復次矣此段是言受持解說不論何地處處可以
說經故言隨說若隨地而說此經與四句偈等卽有
天上之神世間之人及八部中阿修羅之惡類一切
等皆應於此地生恭敬心而供養之如佛之藏舍利
之塔與現法身之廟所在之處無不瞻禮塔廟蓋借
言耳非真有塔廟也何況有人將此全經之義而廣
爲人解說其爲天人阿修羅所供養者更何如也且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
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
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

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

多

子真說 上文如來說經典如此之妙故須菩提因問此經當以何名既有經名何以敬奉而心持之而佛告其經之名則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金剛者金性純而最堅故謂金剛般若者譯作智慧二字波羅蜜者譯作到彼岸三字言人智慧之性從無始而具不着漸染如金之出土純潔而無所夾雜惟其無所夾雜則私欲不得相入何等堅剛今人爲私欲驅遣便自柔軟而失其本真則智損而不明慧削而不悟以至汨沒本性不得登岸矣惟率其最初之性而以性中固有之智慧堅持不使一毫有虧則回頭卽是彼岸此爲小乘者說般若法若大乘之賢聖如諸菩薩等則此般若之性本來具足有何侵損到庶堅剛其登彼岸猶入熟徑前後不迷永無退步登彼岸者爲大乘解則爲登峯造極爲小乘解則爲出此入彼

金剛經言釋
所到不同而彼岸一也但疑之者迷而不知到畏之者望而不能到是在於勇猛精進者此經之所以名也受持者當奉行此名而可得經中之實義但此名不過強名之耳蓋以般若卽具於性有何可名故佛又說非般若波羅蜜也若一執著其名則落相矣惟旋說而旋非是以名之爲波羅蜜也言般若卽爲般若之法而佛又問於法有所得否者說此般若波羅蜜之法也而須菩提言佛無所說者正以此經之名不可執也故佛又借世微塵以喻之言三千大千世界中之纖微塵埃何處不有可謂多矣而究竟微塵不可盡執之以爲微塵猶世界不可盡執之以爲世界蓋微塵而至於破碎世界而至於陸沉則又何可名之有 雲峯說 上句形起下句重世界一邊說如來至此又將三十二相現身說法三十二相者只就如來幻身言之耳此身雖與衆生不同而究竟幻身有盡故說以身相見如來而名爲相卽便落相

特強名爲相以見如來耳三十二相一身相修廣莊嚴容儀端正二體相上下量等端肅三面相面如滿月四頂相頂如天蓋五髮相右旋盤曲一髮不亂六耳相耳垂過肩七眉相皎淨如天帝弓天帝弓者中高而兩垂八眉毫相眉間有白毫柔軟若綿白若珂雲九眼相睫相青紺色平整若牛王牛王者眼大而左右齊整不偏十眼睛相青紺色鮮白眶微紅十一鼻相豐高而下垂十二唇相唇若丹朱十三口相閉若瓠形開若海口十四牙相上下四十肉深根固整齊白若珂雪十五齒相四齒潔白鋒利十六舌相廣薄修長吐垂而輪至耳髮際十七舌聲相聲音朗朗雖人衆中遠近共聞十八額相方正隆準十九眉相兩肩平正圓滿二十臂相平立雙臂垂過膝如象王鼻二十一脇相兩肋圍抱如鹿王踰攝二十二毛相皮上每孔生一毛青紺色軟如兜羅右旋不亂二十三皮相金色肌膚柔滑不沾泥垢二十四陰相藏密

不露二十五手足相並柔軟如綿二十六足底平滿
足下有千輪輻文二十七足指有雁王文狀若綺畫
二十八足趾坐與跌相稱跌與距相稱二十九手足
竝尖圓修長潔白可愛三十兩手兩足雙肩一頂竝
圓滿三十一額臆周正克滿三十二腋下竝克實
子真說 如來之相雖與衆生不同而終是幻相所
以說非相而強名爲相耳今人具有幻相而能空其
相將此身命如恒河沙等以爲布施可爲極矣而終
不若以此經受持解說其所得福德亦復如
布施身命者正以身命有盡而經義無窮也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

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
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
者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明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
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卽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
人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
卽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是非相何以故離一
切諸相卽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

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
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
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
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
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
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應生瞋恨

子真說 爾時須菩提聞如來說此經中空義了徹
不覺涕淚悲泣感其說中之義趣而白佛言自我從

昔日受教以來所得如來慧眼未得聞此般若之經
蓋嘆其聞之晚也若復有人如我今日所聞而亦同
得聞此經信之於心而萬念皆空此心清淨卽以清
淨心中生出實相來是人卽爲第一等少有之功德
矣 雲峯說 實相二字是如來實地功夫若未從
實相處修持泛言空相便落寂滅何處發生故言實
相以使人從此實地生出空相若未經由此修持何
處着手故於空相後反說實相生者不是生此實相
蓋從實相內生出空相之旨也上言福德此言功德
有別福在於能修功則自修福已至後言之正照上
希有字說 子真說 是實相者不過借以生空相
之資其實實相不可執着特強名之爲實相耳而須
菩提又言我今得聞此經賴有如來親承面誨不足
以爲難聞若當五百歲之後而此來世衆生不及見
知俱是聞知其得聞此經者皆能信心是人實以已
之智慧卽證如來較之我聞甚爲難得豈非希有何

以見其希有之故此人已是超脫四相而無人我眾生壽者之見矣所以無四相者何故蓋人我等相俱無可名卽無可着而後之衆生不及見如來但解如來經義豈不是四相皆空而卽名之爲諸佛中人亦不忝其言之是也故如來卽言若後世復有人起而能不生驚駭心不生怖懼心不生阻難心便能勇往精進悟入法門豈非希有之第一等人乎而又不特不驚怖畏之一等人也卽如辱之所在人不能忍而有忍之者是卽入法之一門故如來說箇忍辱波羅蜜忍辱二字最難人若有辱而存此忍心便與辱字不能解脫故說忍念皆去辱自消息而何有忍辱波羅蜜乎言此不過強名之耳第一波羅蜜卽從上希有二字發出此一段總於如是如是內說來見如來接引後世衆生入道之意耳蓋以此經爲萬法宗源凡所有經典皆從此一經會出是爲第一波羅蜜

也但波羅蜜不可執着如來所說不過借此以度人故強名之耳而何可據以爲第一波羅蜜哉且不特此凡人之最難忍者莫如辱可見人之於辱不惟能忍爲難而忌忍之尤難何以故如昔如來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時可證也歌利王者西域國惡王名嘗率官女數十人出獵晝而酣寢適如來過此而諸官女見以爲神人羅而拜之歌利王覺怒其爲戲而蹀裂之故如來借此事以證忍辱并忍辱皆忌之意其言若謂此時節節支解絕不生四相蓋以此時若生四相則瞋恨之心不免所以無者忌其辱并忌其忍也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僊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卽
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
爲利益一切衆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卽
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
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
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
施如人入闇卽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
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子真說 故又言我若會得忍辱一法則於過去五
百歲後當作忍辱仙人此如來發念如此未嘗實作
此仙人也故說於爾所世自從今日想到此世如同
一日更無別念可岐所以究竟無有四相是故應離
一切相如來說四相皆空則一切之相盡應解脫而
離之矣一切之相離而生清淨心此時心中明覺得
無上之旨會無上之法實實發此正覺之心而何有
於色聲香味觸法等住於心乎此六塵既無所住則
心已清淨而所悟皆正覺若心中稍有所住此心終
爲六塵把持而何有住止之處 雲峯說 此一
段 上四住字作住着看未住字作住止看凡說色聲等
必以色字單提一句見得下五字皆因色相而起故

下文除卻聲香等專以一色相說布施耳。子真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布施而單說色者凡人之念只爲功德修於目前福報留於身後便是刻刻爲自己地步非普度衆生之大法願矣故言不住色布施不特於六塵中生此吝惜眷戀之意而爲有住卽使盡蠲一切不忘求報福德之心終着色相所以說無住相布施也故菩薩爲普度衆生而以布施利濟益物布施原爲人而非爲己是應如生也所以如來又言我今日所說之經不論歲久人湮無有不信從者蓋以所言是真而不僞實而不虛適如其心之所言而不加毫末不減分寸不以虛誑之言而使人惑不以異同之言而使人疑則是般若一經不分世代遠近不論人造就淺深受持解說俱是明白曉易正以所語之如此也而又言此數語者卽法之所在此所說之法以爲實有而六塵四相皆空以爲虛而四果所得皆有正從此無實無虛中說出所以

久而可信也。雲峯說虛實二字合說有味虛中想出實際實中想出虛理靠不得實着不得虛虛實相形乃成如來妙法。子真說無實無虛之法如來於此已經說出要領故又言若悟得此法則是無所住之心在在皆然矣卽以布施言若菩薩此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心爲法所拘便如人入關中一無所見若此心不住於法而行之則觸處皆通無有障礙便如人之有目加以日光照之有何不見此段言法之所在必能空而後能照甚言執法者之不得法也故又言若有善男子女人能於此經中受持解說雖在當來之世是人已得聞知而同見知可成如來證果卽到如來地位無論世遠於五百歲而佛之智慧自然遠照悉知其人皆得成就不可思議功德說無量無邊者言人能如此則人人可爲如來世世見有如來故說功德之無窮耳。雲峯說此問是如是如是以下通說後世奉持此經之人如來反覆申明

終在於無實無虛一句結穴後說以要言之而不說
要言在於何句者正是如來不以一句實法使後人
執着也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
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
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
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

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
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子真說 佛又言若後世有人於一日之內初日中
日後日三時間以身命布施而如恒河沙之多且歷
百千萬億劫之久其布施之功極矣終不若信心於
此經之功尤大也初日早時也中日午時也後日晚
時也日有六時舉此以槩終日耳恒河沙之多百千
萬億劫之久俱是借言非真有此等身命也身命人
所重者以身命布施甚言七寶之珍不若身命之重
而并捐之其布施何等大願不是如來教人撇卻身
命也釋氏於此段最多饒舌須訂明之言以此等身
命布施有人能以其心信實此經而無違逆則其福

自勝於彼之布施者夫以一心信之尚屬已修之功
何況書寫傳布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則不惟自度廣
以度人其所成就者寧有量乎故又言此經後人得
力如此而究之說經之要原自無多不過於空相空
法無所住之旨而已故是經有不可思議而議論亦
不可稱算而度量實實其中有無限量無邊際之功
德其要不在多言然此經中之要如來原爲大乘最
上乘者而說大乘最上乘之人要皆不落法相者也
故又言能以此經後世有人受持讀誦自覺廣爲
人說以覺人便是如來真心相印雖在如來五百歲
後而如來早已於慧覺中悉知悉見之其心合一故
必其決然成就此不可思量無量無邊之功德正以
受持讀誦爲人解說之功更大於今日說法功也
雲峯說 大乘者諸菩薩是也最上乘者佛如來是
也爲大乘說者說此六塵四相之應空而入於法也
爲最上乘說者說此空相之心皆歸於空而并無所

謂法也第一句是引衆生而證入諸菩薩第二句是
引諸菩薩而證入於佛如來也此正是以要言之
意而絕不說要言是何言者正是如來欲度人而不
留一度人梯子處世間只有上乘之人入聖至易惟
有中材之人超凡最難故如來於此段往往從第一
等佛菩薩直說到學爲佛菩薩者亦是成就中材處
而不使其恍惚無所據故實實以成就直造如來地
步告之耳 雲峯又說 乘即車乘取通遠之義乘
有大小上中下之分其乘則一乘有輪始可轉行故
以法爲法輪有法而不能流通猶之有乘而不用以
行遠所以諸經皆謂之大乘者正取義於法輪轉通
之意也此乘字又別有解夫乘車也乘一而乘車者
之人不同所以有上中下之分若舍此三種人便如
徒步者之難以行遠矣故人得居乘中當思堅其輪
輻不使有折轅覆轍之虞則居是乘者不論上中下
人皆可以負重致遠人若弄其乘而不居又自井於

徒步及至車乘朽脫雖欲乘之不可得矣但此中何以分上中下上乘者不勞餘力而即可通達中乘則必加鞭策而後能馳驅若下乘則又如駑馬而駕敗車稍不加防卽有前車之戒所以雖曰乘而幾幾乎非乘矣此上中下乘之大畧解也至於最上乘則又有解蓋最上乘卽從上乘而得超乎其最猶如車之輪轅堅固而更駕以良驥所謂不加鞭策萬里可通此真造父之車世希御者是又最上乘之大畧解也若下者造而及中中者造而及上上者出乎最上則猶之並車而行努力者在前弛鞭者在後豈當限人

以上中下哉

如是人等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着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

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子真說 如是等指上受持等而言言人能若此卽是能荷擔之人背負曰荷肩挑曰擔言此人是能身任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責者其人之成就何如乎何以見其荷擔之故若人已是上乘最上乘之人而非樂小法者蓋能荷擔必是因相皆空而并空無相若人所好樂不脫於小法面沾沾章句之末卽爲着四相矣豈得有如是之大功德乎故知以此經自覺覺人者終不樂小法也此又反言明大乘最上乘之旨在在處處隨在在是經也言有是經之所則天人阿修羅便於此處恭敬圍繞如佛之塔正以

經在卽若如來親在也所以天上人閻無不敬奉以
花香而散其處耳言散花香者非必實有花香不過
極言恭敬之念一物且然他可知也 雲峯說 荷
擔而上加卽爲二字便知其人不可多得者向解荷
擔只說背負肩任特釋字義耳若說二字之旨直是
如來欲以正覺之性付托其人而一任其荷擔矣但
旣經荷擔便脫不得肩必待更有能荷擔者
而與之此如來以後所以有五祖之傳流也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
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
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

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
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
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
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卽狂亂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雲峯說 此一段又爲下乘者說法蓋從四果起至
此直說到有罪惡之人已是無可醒悟而能一旦得

醒悟受持此經亦可消其愆而釋其過此又爲下乘
開一自新之法門也從前不說果報而此段說出單
爲下乘人開其感動奮發之機耳 子真說 先世
二字不可專作前世看如來說經仍不曾說得玄空
此直是昨非今是話頭切不可以前世後世渺茫難
信者爲庸愚藉口反失經義故言若有人於前日作
此罪惡自然應墮惡道矣猶如人從前作惡無可躲
避刑罰一旦改過自新從於善道卽爲善道中人若
入之日之者尙以爲惡道中人而輕賤之其實人雖
輕賤若人先前罪業固以水消而總滅矣此段舊說
多引證宿世今生事以講亦是不必蓋其人能悔悟
則前者盡除其惡來者日進於善卽當得如來之正
覺矣故又言我念此身過去以後人當歷無量阿僧
祇劫阿僧祇者譯作無數二字言人無有如來化導
之則沉淪於無量無數之劫者多矣然有此經在可
以救之但如來此經其實於然燈佛前得相值百千

萬萬之佛悉皆敬奉承事之故得與之叅究宗旨而
無一人空過不與說明此經義者那由他三字譯作
萬萬二字解言此時之佛實有千千萬萬耳蓋此時
有如此諸佛而如來不肯一人放過箇箇與之叅究
此經而得經中之奧若來世有人能於此經受持讀
誦雖口中不見有諸佛而其受持讀誦之功德與我
昔日供養諸佛之功德直是百不及千千不及萬蓋
言我所得者百分而彼得之一分勝於我之百分我得
千分而彼得百分勝於我之一分正言我所得有諸
佛在似易彼不見如來在而單信此經較難故言乃
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者甚言其功德之大以欣動
下乘之人然是經也如來未嘗具說而反使人惑具
字作詳字解 雲峯說 如來何以不具說蓋以此
經俱是對上乘言而撮其要者一句中可該萬法之
旨故上說以要言之也若下乘之人卽以要言告之
全然不覺而欲變其說辭約者反煩要者反多比於

前說又加詳晰如來非不欲如此其如一經具說而下乘之人便謂如來與上乘說者又與下乘不同則將疑如來說之不一其心因卽於狂亂矣何以見其狂亂蓋如來之經不過真空之理末世不明其理遂有假托如來之人偽造經典以廣亂真庸愚反爲所惑而心卽於狂亂以致如來之經反生狐疑而不信之此如來於說經時直料到末世必有此人必有此事所以不欲具說耳 雲峯又說 此處果字增一報字比前四果果字不同前說得深此說得淺前果自證自果後則以果得報果得報限矣此段全要發出下愚自新求善而又恐其爲善不辛以至於狂亂狐疑故終以果報結之是如來引導庸愚之一片婆也 心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入相發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也世尊

金剛經言米
三
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卽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
佛號釋迦牟尼

子真說 上言功德不可思議如此故須菩提覆思
前之所問應住降伏之說亦不可思議故又舉所以

住所以降伏者是善男子女人發此菩提心而得之
究竟何以有此住與降伏之心也此一問是須菩提
因不可思議而又申明無我之旨故佛言凡此發菩
提心者俱是有佛性自能返照而生如是之菩提心
原非佛之可教以發出者故如來化度一切衆生至
於化度一切衆生成佛已則是衆生箇箇皆佛如來
心中何嘗存此衆生爲我之化度故曰無有一衆生
實滅度也 解佛所說義義字是指上實無有法義
故又言實無所得正覺心得後則忘其得并忘其法
矣故又言昔在然燈佛所受記時若謂我旣得法爲
來世化度衆生之人此時受記師卽不以我爲當得
作佛而有當得作佛之名號釋迦二字譯作能仁二
字言能以至仁之心而普度一切牟尼者譯作圓通
解言有此普度一切之心而能圓通四大無所不遍
毫無窒碍也此是當口命名之意如此故如來又言
我惟不存得法心所以受記時師曾作是當得作佛

之言而以釋迦牟尼名之。雲峯說。化度在如來生如是。心在衆生不自生如是之心。如來安從化度之夫。至於化度已。則消融人我在。在皆佛。何有化度之心。可留故。又言菩薩欲化度人。尙有我人四相。卽非菩薩地位。蓋以如來之心空諸所有。毫無染着。不以所得之法存一得法。心故能證此無上正等正覺之心也。如來旣言法無所得。卽以己之所得於然燈佛者。復問須菩提欲使已得之法。亦不留法相。故問昔在師所。於法有所得否。須菩提直見以爲實無所得。正悟如來之得法得之於心。不執師之法以爲有得。故佛言如是如是。不但稱其言之是。而謂我之所得。真在心而不着於師之說耳。此皆是無我之 meaning 以心得而得成佛。不假師說方爲真。得悟入於得無所得。乃稱如來之義。

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卽爲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

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
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
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子真說 何以見其無所得之故蓋如來能了徹一
切之法而得無所得故卽於空諸法而悟如如之義
雲峯說 諸法如義是如來說經要旨言卽此諸
法千條萬緒而其一貫之旨總歸於如如二字如則
無不如如如則無所爲如故言如義而不言如法如
如中着不得法相也如來者以其無所不如而能靜
中生照虛中起白若鏡之懸內無毫髮障礙憑物之
來適如其來以應之影過不留仍存虛體故無有來
有不來而來亦無有如有不如也言諸法而同歸於
如義正是百川之流銷歸大海不見增益無不容納

此可以悟如義之所包者廣又何有一法之可獨名
乎 子真說 如義若此而復有人言如來必有所
得正覺而後名如來者是不知如來之實無有得也
何以見其無有得之故蓋以得之於真性者性本無
法故其中據以爲實則全無憑藉見以爲虛則觸處
圓通無實無虛法安所施故又言天下之可恃者皆
法也法至一切則無論大小矣然此一切法者卽之
則非體之自實雖有一切法彙於一法而一法之法
原無有法故雖云一切法不過虛名之耳亦何可執
乎故又言人身之長大以喻一切法之多然此性不
明覺雖有長大之身終爲虛殼亦何所用以喻雖有
一切之法而不能得之於心則一切法總屬成法依
樣葫蘆何嘗自我本性中獨得之真諦所以須菩提
直言如來所說人身長大者不過虛名之耳長大之
身安足據乎 雲峯說 自如是以下至諸法如義
句前後照應而此段所喻是承上起下之詞 子真

說 上言無有滅度法豈惟如來無之卽菩薩亦是矣蓋以菩薩通乎佛性所差一間若使菩薩作是言謂我當化度無量之衆生便是執於化度之法而不可名之爲菩薩矣夫迷者衆生悟者是菩薩以衆生待人有菩薩自待卽是我我相矣焉有菩薩地位而尙存四相者故又言佛無人我衆生壽者相也言佛則菩薩之不落於化度法可知故如來又言菩薩既不存化度心則心中清淨可知然使菩薩有心而未清淨此心卽爲清淨所拘矣所以菩薩不作是言以爲我已莊嚴佛土蓋此心已至於莊嚴便已脫卻莊嚴形跡特無以名之而強名之爲莊嚴其實何所爲莊嚴乎故又言若菩薩於化度法莊嚴法俱已空相則知此身非身此法非法而已通達於無我法矣是真名之爲菩薩也 雲峯說 一切法而獨提布施法言爲衆生說一切法而單提化度法言爲菩薩說也上言六塵而單說色相以聲香等從色起也此

言四相而獨說無我法以人衆生壽者皆從我而起也說無我法而謂之通達者通於此而達乎彼也彼此無礙便是一箇正覺心何所容其爲法乎此處說無我不言心而言法者是如來指點菩薩空法處不是說盡無法而又留一箇無我法使後人存疑也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

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
如來有佛眼

子真說 上文言無我而此又以五眼問者正是如
來不作寂滅之說也蓋眼亦我身中一官無我身便
應空眼相不知無我相者無我身之累而非并身無
之也此身之累盡忘而我之慧性便從眼光透出所
以有此五眼如來之問五眼一步說深一步須菩提
之答五眼一步見高一步俱是針針相對處肉眼者
色身之眼人有色身即具此眼而或有瞽眇之不同
有明昧之各別至於具有眼光而一見正一見邪者
此內眼之所以相遠也凡人與如來同此眼而如來
有之便能從此眼得證上果則謂如來之肉眼可也
天眼者言眼界甚大而能普見一切衆生無所不入
其眼也善惡邪正若登高視下纖毫畢見此從肉眼

證果後得之也慧眼者眼光甚明能使一切衆生前
後世事慧光一照九種盡皆明白而無可度麗此從
天眼中看出正是見之大者見之明也法眼者所視
一規於法而見正不見邪見善不見惡是以我之大
且明處見為萬善同歸之意也佛眼者見天下衆生
皆可成佛而并無善惡之分正是開眼憫衆生合眼
盡法界而無所不入其眼也此五眼之大畧也 雲
峯說 五眼是一眼分言之有淺深合言之無高下
如來有五眼凡人亦有五眼其中分別處只從肉眼
而始若以後四眼說來此解尚有未盡可再解之肉
眼者有色身即有是眼也身之肉眼為一官而惟眼
與心相通故心之邪正獨形於目目之所視心每為
其所引若心不處於虛而眼着於相矣故謂肉眼然
如來之肉眼能見已身生滅則與凡眼不同特此眼
自有身後得之與身生滅所以不可為據耳但如來
以一眼見已之生從此來滅從此去無所昏昧所以

必從肉眼入門也天眼者借天以言大且高高且遠
耳人以眼望天而不能窺天之際天以眼視人而能
悉人之微以其大也大則無所不遍高則無所不燭
遠則無所不及如來能具此眼便能遍滿十方界而
能以一眼通之此謂之天眼慧眼者其明足以燭幽
察微晰及毫末如來以三世之慧光具於眼中不徒
見一己之生滅去來而能見衆生之種種色相如日
月之明容光必照故謂之慧眼法眼者眼之所見一
合於法而使非法之事不得再迷故如來曾以法眼
看出阿修羅之假道亂真能使之反魔入正是皆法
眼所得也佛眼者以其眼之所見無在非佛故於一
切衆生能以大慈悲心發之於眼而使衆生無不成
佛佛眼一見頓成菩提
所謂開眼卽是度世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

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
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
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
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
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
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子真說 上言五眼具足便可悉見人心而非心亦
無不見故於五眼後說出三種心以見非心之無不
可見耳恒河沙一段從沙說河從一河沙說河數如
沙之數反覆轉曲總是說到佛世界之多耳言有一

世界必有一佛居之而世界之多與佛之多直與恒河沙及如沙之恒河之多則是滿世界皆佛故謂之佛世界也佛世界者世界皆佛所主持有一世界即有一佛主持之分而至於諸世界則主持者亦有諸佛蓋言世界中在在處處皆有佛也看下爾所國土中句則知分世界而化度之說是已夫有世界而有國土便有國土即有人有人即有若千心心有心而有種心便知其心一而種種不一所以說若干二字如來以五眼之明悉知之者正以若干心雖自不同其實直謂之非心而已蓋以諸心皆屬後起絕非清淨本來何以爲心其非心之故何在蓋以人心只有三項過去現在未來是也三者俱不可必得而人心不免涉之如來特於此處見其非心正是五眼具足是也雲峯說 過去現在未來不必作前世今世後世看卽以一事一言論如出口便是過去方言便是現在未言便是未來總在一時說不分前後此三句經

極有意味前言若干心此止說三種心者見非心不外於三種耳過去心者此事已過此心尙留便多眷戀顧惜之意所以此心一留則終身迷惑現在心者卽如富貴貧賤各有其位不得越位而求人惟看不破目前之所處而以爲我所在者當久於此也則眷戀之心出矣又以爲我所在者特暫於此也厭常之心又出矣故現在而不自知其爲現也未來者此境不在目前而設一或然之想此境尙在後目而設一預期之思便多患得患失之心未來而果得來則開僥倖之實未來而終不得來又開怨尤之門如來說三箇不可得不是婉轉商量直是斬釘嚼鐵語所以破衆生之非心者亦甚決矣 雲峯又說 現在心原不脫日用飲食事但有此心而又生不自在者何故蓋緣人於現在處每多不自足便不能自在矣如來說現在心原說人不肯以現在自求而反去現求除則知過去未來俱從現在處發出除想矣譬如身

金剛經言釋
處於此此卽現在而尙以此爲未足更追及於前計
想於後而弁現在者不可得矣此又以現在心生出
過去未來心之大畧也得字亦有解此處說得皆是
必不可得而強求得者猶儒家言得之有命求無益
於得之
說也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
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
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
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子真說 上言非心不可得如此則是福德者我性
中所固有自可以不求而得如來亦以無所得言之
非謂福德本無也福德在性則不求而得福德在布
施則得而還歸於無得此又如來深一層義故問須
菩提以爲如是布施而得福德其中因緣得少得多
似有分寸是布施多得福德亦多則福德隨布施而
轉矣何關於性故說一實字夫福德在性則虛在布
施則實實則其中因緣便可限量而福德之多亦有
限量故如來說一無字以見福德之多不過從我之
說而起見非真有多之形跡耳 雲峯說 有則實
無則虛福德不是外來之物何故說到因緣蓋以福
德原有種子便是因緣因者仍其舊也凡事必有因
而後緣之以起但因中亦有兩端因其善者卽緣善
而起因其惡者亦緣惡而萌此處只說善因緣正以
福德性本善也善本性生何有惡之夾雜特借布施
一端以爲修善之基非以布施較多論少而隨布施

隨與福德也。福德尙不可得而欲
得非心可乎。結句處當着眼看。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也。世尊如
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
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
具足諸相見。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
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予真說。上言福德。旣無則性本虛。而色身斷不可
着相矣。色身者肉身也。具足者五體無有欠缺也。佛

有五體衆生。亦有五體。是言佛身。卽以該衆生之身。
今且不言佛之具足。相試卽以衆生之具足者證之。
則知衆生而能有具足相者。皆佛也。故言佛可以無
所欠缺之肉身相見。否言有是相。則見之者。必生歡
喜心。而究竟此身。不離肉身。仍歸身有。此身滅。而此
性長存。因知色身。原不可恃。故說卽非具足色身。特
因其有形。以強名之耳。故又言如我今日之身。有三
十二相。是所謂具足諸相也。見之者。誰不生瞻仰心。
特以我之具足諸相。不外肉身。亦有盡時。何可執着。
故雖說有三十二相具足之相。實則非有也。特強名
之耳。此兩段言具足相之別也。雲峯說。相到具
足。是爲完人。然貌足而性不全。卽非踐形之人。與言
之不全者。何異。如來說出衆生色相之不可恃。隨言
已三十二相之亦無足。據其大旨之歸於無相。而并
歸於無法。可知。故下文卽以無法申明之。
阿難尊者言。此段竟將佛字。推到衆生具足相看。

金剛經言采
以見相之自衆生及諸菩薩摩訶薩直到如來皆是
肉身不可恃以結無相之旨此論雖講中先有當再
之記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
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不能解我所
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
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
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

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子真說 上言無相此言無法蓋以法相相因故必
相空而法亦皆空如來所以言勿謂我未說法之前
先設一念謂我今將說法若使我於說法前先有是
念便是我爲法拘卽人之聞我法者亦莫先設一聞
法念謂如來將有所說法而我今得聞也若使其人
設是念卽爲不知佛之人何能解佛所說之義謂之
謗佛者以其不明說經大旨而徒惑於章句之末
雲峯說 上念字是如來說自己之念下念字是說
衆生之念此一問又爲徒恃章句以誦讀解說者言
也 子真說 如來旣言說法者與聞法者皆無法
可恃則將來之世何所爲據而使人信從故須菩提
所以復問也言須菩提而加慧命二字見得須菩提
此時已通慧命矣 雲峯說 慧命卽慧性也性中
本自有慧而此慧從性命中來不緣後起卽命卽慧

不可分作兩項正以命非慧無由見性慧非命無以
明心所以慧命合一也若單言慧則涉於後起而非
先覺惟慧涵性中而與生俱生不與滅俱滅者所性
故也時須菩提已得正覺故以此名之耳子真說
此時須菩提又問如來此來世衆生既無法可說
亦無法可聞其能信如來者可有其人否如來謂此
衆生皆有佛性不可以衆生名之亦不可以非衆生
名之蓋衆生之所以爲衆生者將以未證佛果未登
彼岸故強以衆生名之其實衆生不可限量爾何樂
以衆生日之乎雲峯說非衆生非不衆生是如
來點化衆生處卵胎濕化諸種或有變化而脫其凡
胎者一脫其凡便是登岸故說非衆生則猶有衆生
之跡說非不衆生則并忘衆生之名矣
故下文不說衆生而直言菩提心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曰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
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子真說此段見如來於正覺之性一歸於空毫不
留一得使後世藉此以爲如來之正覺有異乎人故
須菩提以正覺之性實無所得如來直是其言以爲
正覺之性不從法得無論萬法銷融即使其中稍有
幾微之法可留便非真覺性矣雲峯說此段只
重無有少法可得一句見如來不留一法乃通萬法
法在外覺在心若以外法而覺我心
則有覺有不覺故曰無有少法可得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卽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
非善法故名善法

子真說 上言無法可說此復言善法正以見法之
同歸而無所高下故又說出善法一段如來言此法
之所以無可說者以爲其法甚平而不偏且相等而
無差別故於其中無有高下之不同正以此無上正
等正覺之心生而同具也 雲峯說 平等二字有
別乎則一槩皆然等則便有差別就如來與須菩
提諸菩薩等俱是佛地位中人但此中何以各分名
色可見乎之中有等也若說到等而上之則諸菩薩

便與如來同此覺性說到等而下之則諸衆生亦與
如來同具此覺性此平等中無有高下之說也平等
二字有另解此二句仍只說法未嘗說人但法隨人
而分高下其實平等二字卽是儒家中庸二字蓋言
此法原無奇異而甚平亦無分類而有等正使後世
若智若愚共聞共見乃至以異端左道壞此平等
之法也此解專講平等二字而下句自明矣 子真
說 惟此覺性人人同具則先覺者正當覺其後覺
而何有人我四相可存故曰無四相也蓋無相則所
爲法者皆覺性之善直謂之善法可也法無所爲善
因性而善若執定如來說法又着善法便落法相故
曰卽非善法但虛名之耳 雲峯說 善法說到覺
性中之善則善仍
不在法上說矣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
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
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
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子真說 因言善法又推到布施因說布施又歸到
受持解說是從善法連絡下來如來又言若世界中
人有能以須彌山王大之七寶集聚一處以行布施
可謂多矣而終不若受持解說之福德勝於此布施
者皆因其法之善故也故言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
分而至於算數譬喻亦有所不能及者總以明其善
法耳 雲峯說 前言布施而以恒河沙喻此言布
施而以須彌山喻前言其多此言其大聚者聚天下

之七寶於一處而不分人我之物也此段經義似言
之又言其實貫串善法二字說來可見如來說經之
義自是法平等句起至卽非凡夫一段俱因無法可
說生出善法一番問答是凡夫句以下則又以無相
可說生出一合
相一番問答矣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
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
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
說有我者卽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

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是名凡夫

子真說 上言經義之妙如此則是如來以此經度人多矣而如來又言莫謂今日說經時設一念以爲我之說經單爲我欲度後世衆生也若使作是念謂以此度衆生則法雖善而已存一我相蓋有我而說經有我說經而以經度人是以佛自待以衆生待人何所爲度故設一無我之問以使後世之受持解說者皆當無我也爲人解說而存有我卽凡夫矣蓋凡人之心原思度人而解說特自謂此經者非我不能誦非我不能解卽不是如來說經之心非凡夫而何言貪着其事正謂貪着度人之事也然言凡夫則必有與凡夫相對者而有我之相又生故曰凡夫者特強名之耳非真有凡夫也 雲峯說 凡夫不是愚人一種以其未能超凡入聖謂之凡夫看淺不得如來段段要人持誦解說反以凡夫目後世之人寧有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是理特以度世人於既度之後更無有度世名色留於心中此正如來望後人不作凡夫度世想卽是入聖地位矣此段是如來借己以喻後人處不可作落空語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卽是如來須菩提曰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雲峯說 此段又以色相反覆申明總是啟發須菩提悟到一合相處前言三十二相不可得見矣此復問可以得見者正是如來要須菩提認清不可以色相見如來意故須菩提言如是如是是迎如來之機以見不同於轉輪聖王也轉輪卽法輪也有此法輪而無人轉之不知輪之可致遠故其功在於能轉之者轉輪聖王亦具如來之相更能以如來之法化行一國其實未嘗以因有此相而行如來之法若謂以其具相而得行其法聖王與如來何異故曰卽是如來非真同如來也因說四句偈以明之見得色與音聲俱落於相而不可着何以欲見欲聞乎若僅以此色而求見以此音聲而求聞便失如來真空無

相之肯誤入於邪道而行之者皆非正宗安能得見如來真面目乎此段是經中一結穴處要之無我相四句俱於四句剖明而後之四句偈亦於此關照者雲峯又說 前說見如來是如來令須菩提一眼覩定意此說觀如來是如來令須菩提一心會着意前說在外後說在內此二字之不同解也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子真說 此段問答只重斷滅相三字如來既具此相而不以一相自存所以無處不具足耳故說不以其足相得正覺心蓋正覺之心不倚於相而特借相之具足以證此心見有是心者其相未有不具足究竟三藐三菩提心何有於相乎故復說斷滅相以證之其實斷滅相亦不可得而名也 雲峯說 斷滅相不是斬根絕蒂之意若斷而實連若滅而實生此從不留一法相繪出一段真空光景若終於斷滅而無一法可傳豈是如來引導之意 雲峯又說 人但知釋氏說法空虛豈知如來言真空無相實實從實地功夫做到絕頂方得真空無相卽如不斷滅三字是如來引人於大路使人各正覺性假令此法有斷絕滅熄時豈能令人信受而奉持惟不斷絕則法自與天地同終始天地旋轉從無歇息此法之不斷

滅亦復如是如來說法到此真有懸針度影之喻矣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着是故說不受福德

雲峯說 此段內要着眼無我得成於忍句受福德作福德各有分別受字對上布施二字以其所施得

其所受作字又對上受字因其所受見其所作此處又借布施一段說出得成於忍不重布施如來言以此布施不若其成於忍者之受福德尤勝蓋以忍者成道之入門訣無我之念成於自然勉強之功能忍居多人惟不能忍便不成也故謂之一切法無我得證善提者皆自忍而成也故謂之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句當作一句讀前言布施屬之衆生此又屬之菩薩非謂菩薩去布施正從此印證善提心耳

子真說

何以故言所得之故何以勝於前也蓋

以得之者我所固有不假外來非因一施而一受故言菩薩不受福德故也不受者非云與之卻而不受我所自有非人授之何處可容其受故謂之不受也

雲峯說

與我卻而不受者外物也受之而不容

受者已性也福德是性非有損益從何而受故又言菩薩之所作福德不應貪着福德自作之自受之其實若以此據爲我有求多於福德則貪矣貪則未有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善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子真說

上言不可貪着則是法相者尤不可着故

如來言我之於世不可以來去坐臥定也若使人言如來若來則有一形容之相言若去則存一虛滅之相言若坐若臥則存一與世往來之相便是以相觀

如來而不解所說如來之義矣何以見其不解之故
如來者非有非無以爲其來實無所從自而來以爲
去實無所自而去故以其名如來也 雲峯說 此
段是借去來坐臥四字以喻其意四字上各有若字
便見非真有去來坐臥也但爲後人依墻傍壁者言
耳人惟信如來是有形有色之人則心中忽設一來
念便覺其若來而瞻禮敬肅之事起矣設一去念而
以爲若去則一切枯禪稿性之說起矣設一坐臥念
而以爲若坐臥則凡遇一塔一廟便謂此中有如來
跌坐寢息其內而依藉之想又起矣故舉以不解所
說義解後人之惑不知如來二字不着形跡話頭就
如形之隨影形滅而影自消形着而影復現形影相
隨似無似有其實來之與去此身見得明白而後此
身信得明白卽看得空虛故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也二句來去不對只重無所從來句下句帶言之耳
如來但解來義不解去義若以來字同去字看便有

形跡來而曰如來者如其所性而來便有與生俱來
之意若有是生而不有如其性以借來者何所謂生
故儒家言人生也直是卽如其性以來之註腳也但
看從來二字則知來而相從者何物如來言無所從
者不是言來時一無所從也此性最爲虛靈若說其
從何處發腳便有影子故說一無所字實實見正覺
之心與生俱生而不落方嚮也此句妙理如是何故
說得不着邊際下句何以見帶言玩一亦字可知如
來但說如來不曾說如去若使來與去相較一番把
過去未來套論塞責大掩如來而目矣俚亦無所去
亦自有解言來曰從來言去曰所去卽以其所從來
而還歸於所去也來者完全而來去者不欠缺而去
則知去而復來依然如此何得不謂
之如來乎如來之大意若此足矣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
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
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卽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
何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
說三千大千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
實有者卽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
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
着其事

子真說 上言如來無相者以覺性嘗存於世界中
而不與世界同起滅也故此又以微塵喻世界而發
明不可有一合相之故如來故借微塵之細以喻世
界之大復以世界之大碎爲微塵之細甚言其不可
形容之意究竟塵而說到微處便眼可得見手不可
得着正以微塵甚多而難攄耳 雲峯說 說微塵
說世界是言小之難容一芥大之可藏須彌而大小
之形皆不可着故又反覆以申明其言三千大千世
界而碎爲微塵者甚言大可破爲小也說微塵而等
於大千世界者甚言小可容其大也其實如來說不
盡此中之奧故特以喻言明之一合者一合而不可
復分也未有合之事先起合之心心合於事而相形
矣就如耳目口鼻未起一念則色聲香味全然無形
及念起而欲視則合於色相矣念起而欲聽則合於
聲相矣念起而欲口鼻如其意則合於香味相矣皆
因一念所發遂與相相牽是卽所謂物交物引之而

已之說也。子真說。此一合相應有應無可從法
相中討出真消息否。雲峯說。還從法相外壽之
子真說。一合相之起不出於人我色聲等因只
是如來既空塵相便覺正性所存俱無執着其中自
有不求合而合之理。豈嘗有一合相乎。合字易解一
合難解。合而言一合者如膠漆着物始不相合。纒合
便堅固而不可解。所以合相易於貪着。弄一者舉其
初念而言。初念一起卽合。到虛着迷。故謂之凡夫云
爾。如來無相不空。豈
有一合相可名乎。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
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

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
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
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
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

子真說。如來又云我今說此經義實實無有四相
可形容而得見者。若心中先存一無四相之見。便是
四相。仍有強欲其無。則後人之不解。所說義者多矣。
蓋以所言無之故。不是昔有四相而今無之。要以合
下便無何所爲四相。故其說人衆生壽者卽非有。
是相以說法時無可指示。特虛名之耳。究竟正覺中

何有四相之名故又言若使能證此菩提心者定應以如是心知覺以如是心見識如是心解說則在在皆無上正等正覺之心矣又何有法相之可生乎蓋以法相者入門之路而非造極之處所以借此引導不可以此證心故言所說法相何有法相之可有特虛名之耳 雲峯說 前言人我衆生壽者四相此復言見字有別言相則尙有相在言見則并無無相之見矣見非見之於目直見之於心心見則并無無相雖無而仍着於有如來言此恐後人誤信如來說法因有四相欲其強制以歸於無故復申明言此以爲正覺中本無四相所以真空而非有相可強制以歸於無者所以特說見字又此前說深一層三如是俱指菩提心言此三句照應初問云何應任句蓋結如是知如是見如是解則應如是住也不生法相照應初問云何降伏其心句蓋結到法相不生則更無起滅而應如是降伏也此段已幾幾乎收拾到應無所

住句之章肯勿可看作三如是字面是承接之詞直應到下如如不動而反結到如是我聞句矣知字見字信解字俱是收束全經許多話頭亦字字有分別凡人之慧從知而發故不知則無所見矣惟心既有所知而見識始出有見識而後能信解之則是前之四果菩薩以至須菩提諸天人阿修羅衆生無有高下而必如是乃能證般若耳 誦讀解說者須於此着眼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

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子真說 前此無相之故已了了分明終章只一借
 布施發出不取於相以證如如之旨故言若人以無
 量無數世界之七寶用以布施較之恒河沙更為大
 且多矣而終不若以此經與四句偈受持讀誦為人
 演說其義更有勝於布施之福者正以布施尚為有相
 而此則無相也 雲峯說 此處單言為人演說者
 正以度人之功較之度己尤難故易解字說演字其
 義各自不同解者只以其大意而解之演者弁其字
 句而演之矣故演字當作衍意說使天下後世之人
 無不推求詳衍而無一字一句稍存疑義也 子真

說 其所以為人演說者云何正以無有人我之相
 故耳故凡一切相皆無足取而如共心以應之雖當
 紛動之會而此中卻如如不動也 雲峯說 如如
 不動句上如字虛下如字實如如者適如其所如也
 此二句與儒家明明安安等說同蓋凡人之心不如
 者多惟其不如所以六塵四相紛擾於中而動不勝
 動至於賢聖覺性具足在在皆如更無有不如者稍
 稍關礙故能認清覺路適如其所如如如者因如之
 一字無可增減滅之則非如增之亦不可以為如故
 疊言如如以見其中更無可容一物而澄然湛然即
 入於紛擾之處外遇雖動而中卻不動萬法從此消
 歸矣此如來之真面目也下四句只說得一箇空相
 經義已於此句收拾全旨 子真說 何以見不取
 於相之故蓋有相則有為有為即着於法而不能如
 如不動矣正以一切有為之法皆無可執就如夢之
 得醒而夢境成虛術之有幻而形聲莫據水之有泡

而泡滅即無有泡影之隨身影息而即無有影與夫
朝露之晞於日電火之熄其光六者皆是瞬息無形
何有為之法可執乎故說有為之法應作如是六者
觀也 雲峯說 如是觀不可指定云六者六者是喻
言何可執定大意還是如來說人能識真空無相之
旨則在在皆如是矣而何有不可得觀者此句推開
一說便可將兩儀四象盡融於太極六塵四相盡空
於如如觀之者能通前徹後而燦然於如是之中矣
此正如來經義之
與天地同起滅也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
奉行

子真說 爾時如來說經已畢其間是經者若須菩
提則為弟子中之長老以及僧眾之名諸比丘尼眾
之名比丘尼善男子之名優婆塞善女子之名優婆
夷及天神人類鬼王之名阿修羅莫不聞如來說經
之義而生歡喜心以信受奉行也 雲峯說 聞之
而不能信徒然聞也信之而不能行徒然喜也終篇
而說此四字可以見此經之受持讀誦為人演說者
能有始有終勿至懈忽而如來之教常行於天壤矣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補註

第一分次第乞不是如來一身去乞尙有千二百五
十人與俱者

第十二分阿修羅惡王名卽羅刹國之主亦有大神
力而能與如來之法相敵者但邪正不同故如來說
法時彼作比丘相而來如不能以慧眼觀出阿修羅

無可施其魔力遂使反邪此所以此編內每說一
切天人阿修羅正從此時證果者
十四分如來三世轉身歌利王事向在第一世受記
於燃燈佛在第二世昔爲歌利王昔字昔在燃燈佛
所昔字俱不作昔字看 五百歲是如來約畧之時
大凡世運以五百歲而一治亂此時卽出而復爲化
度所以視五百歲爲期也 日光明照秋毫皆彌何
色不見此處色字不同六塵之色見得滿眼乾坤山
河大地無非是色故謂種種色
十六分於後末世末世者此從五百歲內當亂未治
之時言此時適遭亂劫衆生有不可度者幸存此經
而於衆生中有悔過自新之人如來卽以菩提心引
之而登彼岸可見如來說到末世亦自存一護法念
頭矣試以末世之畧言之莫甚於晉魏間沙門於此
極盛亦於此極衰故魏主造浮屠高至百尋多至千
億一旦改釋從道毀寺滅像以及備戮僧衆几無一

存非末世而何





八冊